

苏童 拾婴记
铁凝 笨花的黄昏
贾平凹 《秦腔》后记
张新颖 想象的动物
张荣明 空袭警报下的生命姿态
程绍国 潮兮鱼兮
邵洵美 花一般的罪恶
盛可以 归妹卦

大家

文选

① 优美的文学阅读

DAJIA WENXUAN

周立民 主编

金理 副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4807-3



9 787222 048072 >

定价: 28.00 元

优美的文学阅读

大家文选

卷一

周立民 主编
金 理 副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文选.卷一/周立民主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8

ISBN 7-222-04807-3

I. 大... II. 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3487号

责任编辑:夏代忠 王韬

装帧设计:王容韬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名	大家文选(卷一)
作者	周立民 主编 金理 副主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l.com.cn
E-mail	rmazbs @ public.km.yn.cn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240千
版次	200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排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厂
书号	ISBN 7-222-04807-3
定价	28.00元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铸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97628(邮购)

向您推荐这些作品的理由

1

在当代作家中，苏童是一位能够给人带来持续惊喜的作家。他擅长通过精致的细节来洞穿人性的微妙，善于在恍惚迷离的叙事和委婉的倾泻中揭示生命的多样性、人类意识的多变和不可靠。本专辑所选的三个短篇小说即体现了苏童创作的一贯特点和新的追求。《拾婴记》以朴素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迷宫般的故事，在奇异中显示的却是命运的沉重和无奈；《西瓜船》虽然有对乡风市俗的精细描述，但与其说是叙事，还不如说作者是在抒情，那种来自生命底处的忧伤，那位眼睛不好的老母亲勉强地摇着船远去的情景都令人久久难忘；《二重唱》在非常简单的一起纠纷中却带领我们穿过两个人非常幽深的生命隧道，体验他们从未言说过的生活辛酸。四两拨千斤，苏童以简洁的文字让短篇小说产生了超出它文本长度的震撼强度。

2

铁凝笔下的“笨花”村的黄昏飘荡着饭香和人声，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起首部分，它朴素、大气、充分显示了一位优秀作家对文字和她要描述的世界的把握能力，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将纷乱的世界与人生纳入到自己的文本中。

3

读石舒清的小说需要有相当的耐心，在罕见的细致中，作者极其准确地捕捉住一个女人的内心涟漪，《渠院》在带有唯美的情调中将女人的失落和期望尽收纸上。

4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忧伤故乡从记忆中消失，但他漫长的书写为的又是什么，不恰恰是记忆的留存和再造？抒发对故乡情感的文字不计其数，也常常俗不可耐，贾平凹这篇称得上是出类拔萃。它也充分证明了当代散文的天空完全是由小说家、诗人和思想者撑起的。

5

盛可以笔下的湖北女子在柔性的外表下却有着刚烈的性子，迷惘过后却有着主使自己命运的力量，当代文坛中的靡靡之音太多了，这份小女子的刚性或许能够扫除一些阅读中的颓靡。

6

《渔村故事》在平静的叙述中讲述了一种被意外改变的人生，如果这是命运的

话,那么渔村的命运是不是未必有这个少女的那么值得庆幸呢?覃里雯的采访可以让“旅游者”的目光触摸到景点以外的地方,也可能这才是最有风景的地方。

7

当代诗歌常常被阅读者所冷落,不是诗歌太软弱,而是我们布满尘垢的心难以接纳超凡脱俗的东西。其实用五分钟读一首诗,用十分钟想一想,让这一刻处在毫无功利的生命的静修中,是一件并不奢侈的事情。沈苇《农诗四首》召唤出久违的生活,张新颖的《阅读纪念》充满智性的才情,《淘美的梦》等几首在迷蒙中感受生命的不安。它们都有理由成为您阅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张新颖的文字每每轻盈而感性,无论是诗歌、散文,抑或论文、专著,都展现出他与周遭生活世界的息息相通,都镌刻着个体生命在岁月流转中的心迹。在学者的面孔背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闲散文字,或许更能体悟出他的见识与慧心。或者说他的文学批评与这些随笔、诗歌本就是一体的,他从不粘滞于各种概念和学理,而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让学问变得亲切可爱。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捧着高头讲章的学者们往往难以做到的。

9

《空袭警报下的生命姿态——梁漱溟之谜发微及其他》、《章门“五王”轶事》可以让我们从这些大师们的言行中看到失落已久的“士风”和“士气”,他们的学问和天真一样令人惊讶与惊叹。而《潮兮鱼兮——林斤澜和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却是可以作为当代文坛的一段野史来读。

10

邵洵美先生现在是被津津乐道的一些传奇故事的主角,当人们怀旧的时候经常把他请出来,而独独忘了他是一位文人。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将他作为一位文人来纪念吧。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读读他的诗文,看看这位新文学的诗人对于新诗的种种看法——无论作为一种文献,还是一种观点,可能都不无启发。当然,这里没有什么传奇,可是读书有什么传奇?无非就是一页页读嘛!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骗不读书人的鬼话,声明一下:我们编的这本书里,这些东西统统的没有。那么有什么?要读读才知道……

周立民
2006年5月12日

【大家风范】

虚构的热情：苏童专辑

- 拾婴记（短篇小说）/3
西瓜船（短篇小说）/15
二重唱（短篇小说）/35
水缸回忆（随笔）/45
南方的记忆（对话）/49
——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节选

- 汪 政 苏童：一个人和几组词（学者评论）/57
蒋 文 秋天的苏童（读者印象）/66

- 附1 主要评论摘要 /70
附2 苏童作品目录 /76

目 录

【阅读聚焦】

本卷主题：人与地

- 铁 凝 笨花的黄昏（长篇小说《笨花》节选）/80
石舒清 果院（短篇小说）/91
盛可以 归妹卦（短篇小说）/100
贾平凹 《秦腔》后记（散文）/113
覃里雯（采访） 渔村故事（散文）/122
沈 苇 农诗四首（诗歌）/129

【闲窗听雨】

笔记本：张新颖诗文专辑

- 笔记本 /136
开卷记 /154

- 想象的动物 /162
“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我也一样” /168
沈从文在革命大学 /173
“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走过” /180
 — 沈从文的济南印象
朝向批评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 /184
 —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
 文学评论家”获奖词
阅读纪念（诗四首） /186

【历史碎片】

- 张荣明 空袭警报下的生命姿态 /192
 ——梁漱溟之谜发微及其他
朱元曙 章门“五王”轶事 /218
程绍国 潮兮鱼兮 /229
 ——林斤澜和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

【朝花夕拾】

洵美的梦：邵洵美诗文专辑

- 文艺闲话 /254
新诗历程 /263
《诗二十五首》自序 /270
我的书斋生活 /276

洵美的梦（诗歌） /279
上海的灵魂（诗歌） /281
花一般的罪恶（诗歌） /282
附 贾植芳 人生何处不相逢 /286
 《邵洵美文集》序

【大家风范】

虚构的热情： 苏童专辑



拾婴记(短篇小说)

西瓜船(短篇小说)

二重唱(短篇小说)

水缸回忆(随笔)

南方的记忆(对话)

——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节选

汪 政 苏童：一个人和几组词(学者评论)

蒋 文 秋天的苏童(读者印象)

附 1 主要评论摘要

附 2 苏童作品目录



苏童近照

拾婴记

苏童

1

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

母羊被惊醒了，它有限的智慧受到了从未遭遇的挑战。柳条筐散发着湿润的青草之香，里面盛着的却不是夜草，是一件被露水打湿了的女装棉袄，蓝底黄花的灯芯绒面料，上面均匀地分布着几朵葵花。母羊以为陌生人送来了一堆葵花，细看之下，葵花掩映的是一张婴儿的小脸！葵花也好，婴儿也好，那都不是饲料，但母羊仍然执拗地停留在柳条筐边，用鼻子辨别着婴儿身上所散发的微妙的香气，那香气让母羊想起了春天清晨的草地，还有夏天在河边失散的一头小羊羔。

看起来那几朵棉袄上的葵花一直在守护熟睡的婴儿，葵花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在黑暗中与母羊尖锐地对峙，仅仅过了一會兒，葵花便获得了胜利，软弱的母羊放弃了主人的权利，躲到角落里去了。

那天夜里枫杨树乡的狗零星地吠了一阵，对岸花坊镇北边似有群狗回应，是较量的回应，带着一种天然的傲慢。河两岸的狗也许是听见了什么，也许只是尽一点义务，狗很快就安静了，只有罗家的羊圈萌动着神秘的迷宫般的气氛，只有三只羊是事情的目击者，凭着那天夜里的月光，它们应该看得见窗洞外面弃婴者的身影，羊耳朵也灵敏，它们一定能够分辨出来那人的脚步声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在哪里消失的。可惜三只羊都是羊，从不承担看门的义务，对什么事情都习惯了沉默。

羊这么固执地沉默，它的主人罗文礼一家也没办法追究，你即使把浑水河

两岸所有的青草割来，也无法收买一头羊，人可以收买，可谁有本事从羊嘴里套出什么秘密来呢。

2

他们开始是把柳条筐放在家门口的，有点失物招领的样子。罗文礼的大儿子庆丰看着柳条筐，心不在焉的，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庆丰手里捧着个大碗喝粥，喝几口喊一声，来看看，来看看，谁往我家羊圈塞了个孩子？

男人们一早都去花坊监狱送白菜了，孩子们上学去了，闻讯而来的大多是村里的妇女，他们小跑着奔过来，有的手里还拿着镰刀，有的肩上搭着毛线和编针，那么多丰满的身体和蓬乱的脑袋组成一道篱笆，把柳条筐热情地围了起来，后来者只能从人缝里看见筐子里的几朵金黄色的葵花，跺着脚对庆丰说，哪儿有孩子？看不见，就看见葵花了！

先来的妇女们细细地观察柳条筐里的女婴，嘴里啧啧地响，多标致的小女孩，怎么扔了呢？扔了还不哭，你看她还笑呢。有人贸然地问庆丰，是谁家的孩子呀？庆丰瞪着眼睛反问道，要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还放在这里让你们参观？他们知道庆丰脾气坏，不跟他说了，蹲在柳条筐边窃窃地讨论起来。有人说，那做大人的什么铁石心肠，怎么把孩子扔羊圈里了呢？笨死了！

庆丰在一边用手指敲着碗沿，说，你们才笨，说话不动脑子，这么冷的天，扔在外面不冻死才怪，羊圈什么的，我们家羊圈比你们家温度高，不懂，你们就别乱说！

那妇女回头说，我们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懂就教教我们，这孩子，怎么造出来的？

庆丰冷笑道，你以为这就难住我了？怎么造出来的？一男一女，×出来的！

庆丰大了，对许多事情莫名其妙地烦躁，见到饶舌的妇女就更烦，他不愿意守着柳条筐，一碗粥喝光就走了，走到羊圈外面，对他母亲喊，你自己吆喝去，我吆喝来那么多人，都是看热闹来的，没一个要抱孩子！

卢杏仙就出来了，抖着围裙上的草灰对别人说，你们看看这叫个什么事？早上起来出羊粪的，一眼看见这筐子，吓我一大跳，我这辈子手黑，从来没捡到过一分钱，这下好了，一下子让我捡了个孩子，你们说，这枫杨树乡谁不知道我家穷，那丢孩子的是瞎了眼，怎么偏偏丢我家来了？

妇女们大致上是默认卢杏仙的说的，只是不好指明谁家富裕，谁家适合丢孩子，给她火上浇油，他们都默契地遥望着河那边花坊镇方向，七嘴八舌的，

说的是一个意思，杏仙呀，这枫杨树的姑娘媳妇肚子里有个什么动静，也逃不出你的眼睛，这不是我们枫杨树的孩子呀，是花坊镇扔过来的孩子！也有像长炳的女人那样在任何场合都要显示其素养的，她就在人堆里发出不同的声音，撇嘴说，杏仙，你别老是钱呀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哪儿有人好？你家再穷还养着羊，多一张小嘴吃饭，也不能把你家吃垮了，看看这小女孩多水灵，自己留下养嘛。

卢杏仙的月光尖利地落在长炳女人身上，说，她要是——头羊，我这就留下她了！羊吃草，不花钱不占口粮，可你没看见吗，这是孩子，不是羊！你让我给孩子也喂草呀？

谁说让你给孩子喂草了？我们这里，谁不是粗茶淡饭吃大的？杏仙，这孩子不管扔得是不是地方，跟你家也是个缘分，自己养着吧。

缘分不能当口粮！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人多口粮紧，怎么张嘴就给我下这个指示呢？卢杏仙悻悻地折她的围裙，一边折一边眼睛亮起来，对女邻居说，你家就两个女孩，口粮够，你不口口声声说女儿迟早要嫁人，一嫁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不如你把她抱走，陪你说话去。

长炳的女人说，是送到你家羊圈的呀，要是送到我家，我一定养。

卢杏仙的脸沉了下来，斜睨着长炳的女人，说话的口气里有了威胁的意味，好呀，那我养她一天，她说，明天早晨孩子在谁家门口，孩子就归谁养！

让卢杏仙这么一说，长炳的女人翻了个白眼就走了，其他邻居也莫名地恐慌，很快都散开了，有个女邻居在离开之前提醒卢杏仙，杏仙呀，孩子不管给谁，你先去报告政府，捡孩子不比捡小狗小猫，婴儿也是人口，是人口都要去花坊镇登记的！

登记登记，我怎么不知道要登记？卢杏仙把围裙当毛巾拍打着裤子，一只手突然向后义愤地一挥，指着院子里的一圈晒干了的萝卜，我哪儿忙得过来呀，你们各家的腌菜倒都好了，没看见我家的缸个个底朝天，腌萝卜的盐还没买呢。反正我家庆来要去花坊镇买盐，如果这孩子没人抱，让庆来顺路送到政府去！

3

早晨九点，越过河流，枫杨树少年罗庆来来到了花坊镇。

罗庆来提着那只柳条筐从花坊码头下来，码头上锣鼓喧天，他看见一群穿白衣蓝裤的人在储运仓库前敲铜鼓，文化站的一个干部正拿着电喇叭指挥排练。男孩在后排敲大红鼓，敲一阵举起鼓槌，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女孩腰间

用红绸绑着小腰鼓，组成几个圆圈，每人都沿着圆圈跳，一边跳一边敲小腰鼓，敲一会儿人身体都斜过来，脑袋朝天，喊道：祖国，万岁！好多路过码头的人都停下脚步，罗庆来也站在台阶上听了一会儿，说，敲什么敲？敲得一点也不整齐。旁边有个男人，一定是哪个敲鼓学生的家长，对罗庆来不满地瞪了一眼，说，不整齐？那你去敲。罗庆来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说，我才不敲鼓，要敲就敲你们的头！

他的手里提着一只柳条筐。柳条筐里装着一个陌生的女婴。女婴乖得有点出奇。罗庆来一直提防着她哭，她要是哭了他就要找个僻静的地方喂她，可是她不哭，不哭他就不用停下脚步。母亲在筐里塞了一个盐水瓶改装的奶瓶，里面是热过的羊奶，她说，孩子已经把过尿了，她要哭一定就是饿了，饿了你就喂她一口奶。罗庆来知道凡是婴儿都要哭，他为这常识焦灼不安，这个婴儿不会哭，她不哭！罗庆来一边向政府所在的八一街那里走，一边狐疑地看着柳条筐里的女婴，他看见女婴在柳条筐鲁莽的颠簸中坦然地前进，那么红润那么神秘的一张小脸，脸颊上有一层细细的金色的绒毛，乌黑的眼睛忽而睁开，迎接阳光，阳光来了，却又害怕地闭上了。

罗庆来说，你不哭才好，不哭就不要喂了，多谢你了，你不哭就省得我去做妇女的事情！罗庆来研究着女婴在阳光下的脸，脑子里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你长得很像一头小羊，羊也从来不哭的，你会不会是个羊人呢，你吃不吃草的？罗庆来看见街边一户人家的窗台上种了一盆菊花，菊花枯萎了，土里的一丛草倒是绿的，他就去拔草，草是拔出来了，但他犹豫着，最终放弃了探索的念头，罗庆来把草往柳条筐内一扔，说，开玩笑的，你这么小，我怎么会欺负你？

花坊镇半新半旧，旧的寂静和荒凉藏在那些花格木窗和老墙青苔后面，街上的水泥路永远是热闹的，罗庆来尽量地躲避人多的地方，还是有那些好管闲事的人追着他的柳条筐，喂，你筐子里装的什么好东西？经过供销合作社门口时，他想起母亲关照的买盐的事，要看看价格，是不是六分钱一斤的盐，他把柳条筐放在玻璃门外面，脑袋探进去看盐缸上的那面小红旗，价格没看清，却听见一个妇女在他身后又惊又喜地叫起来，这孩子倒是聪明呀，怎么把你妹妹装在筐子里，没见过！

罗庆来说，谁说她是我妹妹？她是一头羊！

罗庆来不愿意和那些妇女多费口舌，他想反正盐可以回去时候再买的。他提着柳条筐向八一街跑，路过老杜的桌球摊子时他的脚步一下迟疑起来。他看见他的小学同学罗小正弯着腰，站在那儿，有板有眼地打桌球，罗庆来正在纳

闷他的桌球什么时候打得有板有眼了呢，罗小正也看见他了，罗小正向他摇着球杆，慷慨地邀请他，过来，一起打，我包了桌子，还有一个小时！

他几乎立即决定要去打白赚的桌球了，惟一让他放不下的是那柳条筐，他不想让罗小正笑话他。罗小正说，你手里提的什么东西？罗庆来顺口编了一句，盐！他指了指前面，说，你等等我，我把筐子交给我三姨去。

白打的桌球，还有一个小时，这让罗庆来心急如焚，他后来就向着镇政府方向一路小跑起来，奔跑的时候他听见了女婴和奶瓶在柳条筐里左右滑动的声音，女婴仍然像奶瓶一样安静，也许她不敢哭，也许她喜欢他奔跑。然后罗庆来经过了花坊镇的红旗幼儿园，幼儿园的风琴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猛然刹住了脚步，心里生出个大胆的念头，他想起那个神秘的弃婴人丢孩子的方法，你可以把柳条筐丢在我家羊圈里，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柳条筐丢在幼儿园里呢？罗庆来这样思索着，人紧张起来，他看看四周没有人，就去推幼儿园的窗，窗后是一排排漆成天蓝色的小床，如果瞄得准，他甚至可以直接把孩子倒在小床上。可不巧的是窗子被反插上了，他一推窗，里面有个小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然后他看见好多小孩子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了起来，朝他这里张望，他没来得及打开窗子，一个保育员已经冲到大屋里来了。

窗子碍事，罗庆来最终没能把女婴倒到床上去，惊惶之下，他把柳条筐往幼儿园的窗下一放，人一阵风似的逃了。他跑过李六奶奶家门口时，没注意到出来倒痰盂的李六奶奶，一条挥舞的胳膊把李六奶奶手里的痰盂撞翻了，

李六奶奶没有看清罗庆来的模样，只看见那个愣头青的少年一阵风似的跑出去，转眼之间人就不见了，空气中留下一丝可疑的气味，李六奶奶吸着鼻子闻了一会儿，觉得那不是痰盂打翻的气味，是羊身上的淡淡的膻味。

4

李六奶奶发现了幼儿园窗下的女婴，李六奶奶站在窗下敲玻璃，快出来个人啊，你们阿姨怎么看孩子的？怎么把孩子丢到外面来了？

三个幼儿园阿姨惊恐地挤到窗前，看清了外面的柳条筐，都松了口气，说，不是园里的孩子！不是的！又不无指责地说，六奶奶你吓我们一跳，怎么不看看清楚再说，这是个婴儿呀，最多两个月大，我们这里只收三岁以上的孩子，从来不收婴儿的！

李六奶奶见不得她们推脱责任的样子，撇嘴说，什么两个月八个月的，幼儿园就是收孩子的，哪来这么多规矩？你们出来个人嘛，把孩子端回去。

一个中年阿姨不屑于理睬李六奶奶，背过身低声骂了一句老糊涂，就走了，剩下一个老阿姨和年轻阿姨，仍然伏在窗台上研究柳条筐里的女婴，一个说，肯定是那个乡下孩子丢下的，脑筋不正常了？把自己的妹妹丢在这里。年轻的阿姨说，孩子又不是垃圾，怎么可以随便乱扔的？就算是垃圾也不能随便扔！老的那个阿姨突然拍拍窗台，说，也不一定是妹妹呀，我看那乡下男孩胡子都黑了一圈了，没准是和哪个女孩闯了祸，孩子钻出来，没办法了，抱出来一丢了事。

李六奶奶说，你们怎么说起闲话来了？不管是谁的孩子，你们是幼儿园不是？幼儿园管的就是孩子，你们倒是出来个人呀，外面风这么大，孩子吹坏了怎么办？

两个阿姨都冷静地看着李六奶奶，一个口气还算缓和，说，六奶奶你不懂的，我们是幼儿园，不是儿童福利院，幼儿园有规章制度的，不允许随便收孩子，六奶奶你自己想想，要是别人不要的孩子都往这窗下一扔，我们这幼儿园不成马蜂窝了？另一个对李六奶奶的无知多少有点烦，朝她嚷起来，我们三个人就三双手，三双手要伺候几十个孩子，本来就忙不过来，你还来给我们添麻烦！

李六奶奶说，怎么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又不要你们把屎喂饭，是这个小宝宝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外面风这么大，你们怎么就站在那儿看，偏偏不肯出来呢？

一个阿姨说，出来了也不能收的，李六奶奶你不懂，我们这里收孩子都有手续！

李六奶奶说，我怎么不知道手续？我知道手续，你们就不能先收下孩子，再补办一个手续？

那阿姨对着李六奶奶苦笑起来，说，跟你是说不清楚了，李六奶奶，我们是日托，下午各家父母都要接回家的，我现在要是把她抱回来了，下午把她交给谁去？你不是看不出来，这孩子没父母呀！

没父母的孩子才可怜！李六奶奶蹲到地上，手先探进向日葵棉袄里摸索了一下，又抽出来，在女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不像是个病孩呀，眉眼也秀气，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丢在这里没人管呢？李六奶奶又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羊的气味，她吸着鼻子，判断出那气味就是羊的气味，但她对窗台上的两个阿姨报告的是另一个消息，她向她们招手说，你们快来闻闻，这女孩子身上香呢，像奶油饼干的香味。

两个阿姨聪明地拒绝了李六奶奶的邀请，说，孩子身上的味道，我们闻多了，不爱闻。

李六奶奶绝望地瞪着窗台，突然冷笑一声，说，谁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有的人的心呀，是冰凌子长的。

年轻的阿姨对李六奶奶终于忍无可忍了，你心好，你自己抱回家去！丢下这句话， she 就把幼儿园的窗子砰地关上了。

5

他们看见李六奶奶拖着小木轮车在街上蹒跚地走，有人跟她打招呼，六奶奶，去买煤呀？李六奶奶摇头，说，不买煤，买什么煤，看见煤就想起他们的人心，现在的人心比煤还黑呀。她苍老的脸上残存着委屈而又愤的表情，看上去愈发苍老了。

中午时分花坊镇上的人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注意到小木轮车驮着的柳条筐里，装的是一个婴儿，大多数人以为是李六奶奶脱下来的一件棉袄，棉袄上鲜艳的向日葵图案倒是引人注目，他们说，哟，六奶奶老来俏，穿那么一件大花棉袄！

李六奶奶的小木轮车停在外甥张胜家门口了，张胜媳妇半敞着毛衣，手里抱个婴儿迎出来，她看见李六奶奶弯着腰，从柳条筐里也抱出一个婴儿来，李六奶奶说，快来快来，快给这孩子喂两口奶吧。

张胜媳妇一边喂奶一边听李六奶奶诉说幼儿园那些阿姨的不是，她关心的是女婴的来历，偏偏李六奶奶说不出个来龙去脉。李六奶奶只是盯着女婴的嘴和张胜媳妇蓬勃的乳房，说，多喂几口，你奶多，本来也要挤掉的。张胜媳妇说，几口奶是不稀奇的，可六奶奶你怎么随便在街上捡孩子呢，现在外面流行黄疸肝炎，万一——李六奶奶打断她的话说，哪来这么多万一的，你看看这孩子的脸色，白里透红的，哪里会有什么病？张胜媳妇不时地回头看床上自己的婴儿，似乎在比较两个婴儿的异同，过了一会她平缓地将乳头从女婴嘴里抽出来了，六奶奶，你闻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味道吗？她说，怎么有点羊膻味呢？

李六奶奶犹豫了一下，笑起来说，什么羊膻味？是香味，我闻着像奶油饼干的味。

张胜媳妇喂好了奶，把女婴放回到柳条筐里，看见筐里那只盐水瓶改制的奶瓶，拿出来晃了晃，说，人家给孩子准备了奶的，你偏要让她喝我的。李六奶奶说，就那么半瓶，得省着喝，等会儿把孩子送政府去，谁知道政府里有没